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典诗词漫话

李宗为 著

建安风骨



中华书局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典诗词漫话

李宗为 著

建安风骨

骨 风 骨 风

中国出版集团

中 华 书 局

MAH63/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安风骨/李宗为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4

(古典诗词漫话)

ISBN 7-101-03997-9

I. 建… II. 李… III. 古典诗歌-文学欣赏-中国-建安(196~220)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193 号

责任编辑:张 耕

古典诗词漫话

建 安 风 骨

李宗为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7½印张·139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4.00 元

ISBN 7-101-03997-9/I·523

出版说明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 15 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

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古典诗词漫话

闲坐说诗经

建安风骨

南朝诗魂

诗酒李太白

杜甫心影录

夜阑话韩柳

诗情与友情

晚唐风韵

浪迹东坡路

萧瑟金元调

纵放悲歌

官场诗客

清诗的春夏

剑气箫心

诗词话趣

目 录

风云变幻的建安时代·····	1
龙腾虎奋的建安诗坛·····	6
蓬莱文章建安骨·····	11
千秋邪正论曹操·····	15
充满矛盾的怪杰·····	20
合著黄金铸曹操·····	26
曹操心目中的理想国·····	30
《薤露行》——汉室的挽歌·····	35
《蒿里行》——百姓的挽歌·····	39
悯恤战士的《苦寒行》·····	43
碣石山上的绝唱·····	46
《短歌行》作于何时·····	50
痛哉世人,见欺神仙·····	55
曹操与游仙诗·····	61
曹公疑冢竟何在?·····	65

曹丕曹植的夺嫡之争·····	70
曹丕曹植诗文的优劣之争·····	77
曹丕的《典论》·····	82
曹丕的文气说·····	88
七言之始的《燕歌行》·····	93
男子相思的《秋胡行》·····	97
风流好色的魏文帝·····	101
才高八斗的陈思王·····	107
西陵魂断夜来人·····	112
理解不一的《名都篇》·····	117
慷慨使气的《白马篇》·····	124
白马诗篇悲逐客·····	130
曹子建与李太白·····	137
曹植的游仙诗·····	142
《洛神赋》是《感甄赋》吗? ·····	148
描写人神恋爱的《洛神赋》·····	156
洛神形象的嬗变·····	162
蔡文姬的《悲愤诗》·····	168
《胡笳十八拍》与蔡文姬·····	173
建安时代的咏物赋·····	179
鹦鹉洲上兰叶香·····	185
建安七子与西园雅集·····	191
孔融及其离合诗·····	198
霸才无主亦怜君·····	204
王粲及其《登楼赋》·····	209

《七哀》的命名·····	215
刘桢及其《赠从弟》·····	222
一雁云中独唳秋·····	227

风云变幻的建安时代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官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这首诗，是曹植所作《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诗中的“应氏”，指的是曹植的文友应璩、应场兄弟。当时曹植在洛阳，应氏将要北上远游，曹植为他们饯别而赋诗送行。《送应氏》二首，后人一般认为是作于建安十六年(211)中期。在这首诗中，曹植描写了一度极其繁华壮丽的东汉首都洛阳在建安时代的破败荒芜的景象：往昔的宫殿甲第，都已成为灰烬，只留下颓败的墙垣和遍地的荆棘；以前熙来攘往的人群，也化作过眼云烟，被一些战乱后出生的少年所取代；郊区的田野也荒芜了，举目望去，杳无人烟，一片萧条。东汉首都的这一剧变，可以作为整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具体

象征。

建安时代,得名于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建安纪元。建安共二十五年,从公元196年到220年,然而文学和史学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往往超越这二十五年,而大体包括自汉灵帝末到魏明帝初的四五十年。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这四五十年虽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幕,然而这短短的一幕却风云变幻,波澜迭起,无数在中国历史上以各种原因而著名的人物粉墨登场,各显身手,各自作出了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缤纷错落、各具特色的表演。

历史上一度繁荣鼎盛的汉朝,到了汉灵帝时代,已如一幢堂皇而老朽的大厦,摇摇欲坠了。汉灵帝自己就公开地卖官鬻爵,将官职作为生财有道的“奇货”。上行下效,那些有“奇货”可居的大小官吏自也沆瀣一气,贪得无厌。这无数大小蠹虫,将汉帝国这幢本已老朽的大厦蛀蚀得千孔百疮,更形危殆;再加上这些虫豸之间还要掀风作浪,闹什么宦官和外戚之争,“党锢”之祸,自然更加快了这大厦的分崩离析。这样一套腐朽透顶的政治机构,已毫无效率可言,难以胜任一个“治水国家”政府的功能,于是水旱之后,因此饥谨,土地荒芜,防疫横行。在这天灾人祸的双重折磨下,民不聊生,被迫铤而走险,终于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黄巾军大起义,东汉政权彻底崩溃,形成了一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混战时代。

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宦官集团诛杀外戚集团首领何进,袁绍为此尽诛宦官。董卓进京立刘协为帝(献帝),控制

朝政。次年,关东豪族组成联军,推举袁绍为盟主,联合讨伐董卓,董卓焚毁洛阳,迁献帝于长安。献帝初平二年(191),司徒王允与吕布一起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复杀死王允,驱逐吕布。次年,曹操领兖州牧,收降青州黄巾军三十万,成为北方仅次于袁绍的强大势力。建安元年(196)曹操出兵迎献帝,迁都于许,并采纳枣祗等人建议,募民屯田于许下,一岁得谷数百万斛,实力大增,于是三四年间败袁术,擒吕布,降张绣。建安五年,曹操率军与袁绍于官渡展开决战,一举击溃袁绍,进而跃居为北方最强大的实力派。此后数年间,曹操致力于经营北方,定冀州,征乌桓,到建安十三年方率军南下。赤壁之战,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大败曹操,基本确立了魏、吴、蜀三足鼎立之势。此后,三国之间仍征战不休。公元235年(魏青龙三年),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说:“自袁乱以来,四五十岁,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整个建安时期战乱不止的情况,于此可见。

战争不绝给整个国家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从历史记载上看,袁绍曾率军在河北以桑椹为军粮,袁术则带兵在江淮食螺蚌以充饥,曹操的部队甚至以人肉做成肉干来补粮食之不足。作战的军队尚且如此,则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土地荒芜,饿殍遍野,一片萧条景象。在争战频仍的地区,往往“数百里中无烟火”(《三国志·孙坚传》注)。曹操有一回带兵路过故乡谯地,发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三国志·武帝纪》)。在徐水、泗水、淮河流域等等土地丰腴的

地区,如今却荆棘遍野,满目荒芜。直到魏明帝太和年间,许多州郡仍然处在“千里无烟,遗民困苦”的悲凉境况中。

在这风云激荡的时期,可以想见,社会思潮也会随之产生激剧的变化。首先,那种惨酷无常、朝不保夕的生活,给宗教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气候。东汉后期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和尊奉黄帝、老子的“黄老道”教,在这一时期都适逢其会地愈益盛行起来。“黄老道”下分两个支派,即流行于中原和东部地区以张角为代表的“太平道”和流行于西南地区以张鲁为代表的“天师道”。农民起义被镇压后,道教活动虽被严厉禁止,但其影响却已深入人心,难以遏止。建安时期的佛教,则北以洛阳为中心,南以建业(今南京)为中心而传播益广,在上层人士中也开始出现了一批虔诚的信徒。其次,社会的动荡也激起了好学深思之士对人生哲理的探讨,清谈玄学由此而逐渐兴盛。清谈,在汉末发轫于对人物的品评,进而发展为评论朝政,党禁之后又转向对乡党人物的批评。建安以后,清谈的主要内容一变而为老子、庄子的哲理,后来被称为“正始玄学”的何(晏)、王(弼)玄学由此兴起。从《老子》、《庄子》等著作中引申演绎而成的玄学在上层社会中逐步占居越来越显要的地位。

各种宗教和哲学的兴起,打破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汉儒章句之学)定于一尊的地位。于此同时,过去被认为是“雕虫小技”的文学,也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于是,在这风云变幻的大动荡时期,正如骁将猛士跃马驰骋于沙场,文学之士也纷纷秉笔而起,为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谱写出“梗概而

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壮丽篇章,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章。

龙腾虎奋的建安诗坛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这两首诗是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第一、第二首。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按照时代先后，纵论历代诗歌流变，品评作家作品，可以说是一篇以诗歌形式写成的中国诗歌简史。在这两首诗中，第一首用来标榜作者以诗歌长河的“疏凿手”自命，要以这三十首诗来甄别诗体正伪的宗旨，真正的论诗是从第二首开始的；因此清代的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说：“论诗从建安才子说起，此真诗中疏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莱文章建安骨’，韩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诗中的“并州刘越石”，指的是西晋末年的刘琨。他以诗人而担任一军统帅，作诗又慷慨有奇气，所以元好问为

他晚生数十年，未能跻入建安诸子而感到遗憾。诗中的“曹刘”指的是曹植、刘桢，自钟嵘以来，一向将他们两人作为建安诗人的代表，在元好问另一首《自题中州集后》诗中，也有“邺下曹刘气尽豪”之句。然而，元好问论历代诗歌，为什么要从建安诗人论起，而翁方纲也盛赞此举为“真诗中疏凿手”呢？

中国的文学，虽然源远流长，早在周代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诗经》这样洋洋大观的诗歌总集，战国时代就产生了屈原这样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然而，直到建安时代它才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而真正成熟起来。可以说，以前的文学是山野中天然生长出来的野花，到了建安时代它才被移入庭院，栽于花圃，有许多才俊之士化费毕生的心血去浇灌培养它，使它争妍斗艳，异彩纷呈。

建安以前，作为中国文学主流的诗辞，都是在诗人心有所蕴、情不自禁的情况下产生的，作者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追求绮思丽藻，以图传世，所以直到两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都不著作者姓氏，也没有以诗名家之人。直到建安时代，才涌现了一大批呕心沥血地致力于诗赋并且各具风格、卓然成家的文学之士。这一变化，也导致了文学体裁的转变。两汉时代，文学的主体是铺陈排比、劝百讽一的汉赋。汉赋虽然由楚辞演变而成，但它以铺彩摛文、夸奇炫博为能事，早已背离了楚辞抒情言志、吟咏性情的精神，以至于作为赋家之一的扬雄也称之为“雕虫小技”，而对它表示出鄙夷不屑的态度。文坛这种情况，也就是齐梁时代著名文论家钟嵘《诗品·序》中所说的：“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

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即洛阳,借指东汉)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到了建安时代,这种兴寄都绝的情形翕然一变,建安文人远继《诗经》、《楚辞》,近承两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创作出了一大批情文兼备、文质彬彬的诗赋散文,而其中尤其以五言诗的成就最大。

中国最早的诗歌以四言为主,但那时已有五言诗的萌芽。《诗经》中《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甚至全章都是五言的,但那些毕竟还是断章散句,不能称为五言诗。秦汉之间,五言的歌谣已开始民间流行,汉武帝后这种五言歌谣被大量采入乐府,文人相继模仿,这就是五言诗的起源。但是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或系讹传,或系假托而并不可靠。留传下来的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早期作家班固的《咏史》,但正如钟嵘所说,它是“质木无文”的,直到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的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五言诗才真正成熟。建安诗人普遍采用这新兴的五言诗体,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它的艺术技巧,并且奠定了它在诗坛上成为主要形式的地位。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对“诗”字作广义的理解,那么直接继承《楚辞》传统的抒情小赋实在也可属于诗的范畴。在这方面,建安诗人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抒情小赋最早见于张衡的《归田赋》等,但其流行却也是东汉末叶的事。建安时代之前旧的赋颂的传统还很强大,那时抒情小赋虽然已经出现,却不过是正统汉赋的小小陪衬,到了建安诗人